

諸位老師、諸位同學，大家上午好，阿彌陀佛。我們繼續跟大家來學習《安士全書·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》卷上。我們上一次在我們學院錄影室，跟大家講到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我們上次講到「廣行陰騭，上格蒼穹」。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本文不長，周安士居士引用三教經典來做註解，所以內容就相當的豐富了。所以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我們錄了很多集，它的本文只有幾句，「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，未嘗虐民酷吏。救人之難，濟人之急，憫人之孤，容人之過。廣行陰騭，上格蒼穹」。所以本文只有幾句，在清朝周安士居士的註解發明，也都是一些很圓滿的資料。

今天請大家翻開經本，新的版本是第四十二頁。大家的課本都新的，因為它有舊的版本跟新的版本，頁碼不一樣，新的是四十二頁第一行，「廣行陰騭，上格蒼穹」。上一次我們學習到「長為清河令」，前面這段發明我們再重複來溫習一遍，發明：

【上文未嘗虐民五句。皆帝君所行之陰騭也。不勝枚舉。故以廣行二字概之。】

這一段發明是周安士居士，他把《陰騭文》做一個發明，給我們再補充說明。上文「未嘗虐民酷吏」，一直到「廣行陰騭，上格蒼穹」，都是文昌帝君他所實行的陰騭，這是具體的給我們說明出來什麼叫陰騭，具體的一個說明，也就是文昌帝君他具體去落實的。從「未嘗虐民酷吏」一直到「容人之過」，都是帝君所行的陰騭。陰騭的事情不勝枚舉，就是很多，上面是舉出五個具體的事例，就是這個事情、這個例子，讓我們比較容易理解，也知道要怎麼去落實，有一個具體的示範。從這個五句引申，那就太多了，我們生

活上方方面面，有關陰鷺這些好事是不勝枚舉，要舉也舉不完。所以他這裡用「廣行」兩個字來概括，就是來包括、概括陰鷺。就是孔老夫子講的舉一反三，舉出一樁事情，我們都要懂得以此類推，在生活當中方方面面的去做，這個就是廣行。下面講：

【陰鷺。洪範蔡注訓默定。而於此句不切合。似當作陰德解。
】

《洪範》，蔡元定註這個《尚書·洪範》，『陰鷺』他的註解是『訓默定』。周安士居士對這個註解覺得不適合，不適合用在《文昌帝君陰鷺文》這個地方，這個地方周安士他提出來『似當作陰德解』，「似」就是似乎，似乎應該做陰德這樣來解釋比較適合。古人講話用語都是很謙虛的，就是用這個似，似就是似乎，應當作陰德講。陰德我們一般聽起來比較容易理解，一般比較通俗。大家聽到陰德，像我們讀《了凡四訓》，「陽善享世名，陰德天報之」，陰德也就是做好事沒有人知道，完全就是出自於善心，不求名。如果做好事，刻意的去宣傳，要讓人家都知道某某人做什麼好事，得到社會大眾的尊敬、讚歎，得到好的名聲，這個做的善是屬於陽善。所以《了凡四訓》講「陽善享世名」，陽善就享受世間很好的名望，名望也是一種福報，大家都知道某某人他做了什麼好事。「陰德天報之」，陰德就是做好事人家不知道，甚至人家也瞧不起，有的甚至還遭受污蔑毀謗。但是真正做好事，雖然世間人不知道，但是上天知道，天地鬼神知道。做好事總有好報，善有善報、惡有惡報，雖然社會大眾不知道，但是上天會報答他的。所以「陰德天報之」，做好事別人不知道，但是上天會報答你，而且這個果報，那比陽善殊勝太多了，而且這個福報現前，庇蔭子子孫孫。

享受世名也是福報，但是這個名當中也是造物者所忌，我們常講「樹大招風，名大招忌」，雖然是做好事，但是出了名，總免不

了忌妒障礙，所以就沒有陰德那麼殊勝。最近我們淨老和尚非常讚歎的海賢老和尚，我們看了他的光碟，的確他一生的行誼都是積陰德的，他也不出名，到往生之後人家才知道。平常跟他接觸的人，知道這個老和尚不簡單，但是他什麼也不說，他要早說他早就出名了。不說，人家也不認識他，只知道這個老和尚不簡單，哪裡不簡單，他也不講，大家也不知道。所以他能夠平平安安過一生，往生的時候的確是表演得瀟灑自在。那個是真正做陰德、做好事。下面講：

【蒼穹天也。蒼言其色。穹言其高。】

這是給我們解釋『蒼穹』這兩個字，「蒼」就是講它的顏色，「穹」是講它的高度。我們看天空，天很高的，高不可測。我們俗話講蒼天，就是蒼穹的意思。

【若據日天子身衣宮殿而言。則所謂蒼者。當是青琉璃色。】

這個都是根據佛經講的，日月都有天人住。這個日天子，在我們人間看到日（太陽），這個怎麼住人？經典上給我們講有住，但是我們看不到。在《藥師經》裡面，佛也跟我們講有日光菩薩、月光菩薩，所以那個星球都有住人，但是法界跟我們不一樣。這個是佛菩薩、阿羅漢他們才能接觸到、看得到，佛見到這個事情就給我們說，日天子他身上穿的衣服、宮殿，都是『青琉璃色』，青色的琉璃就是代表蒼。

【據忉利天之形量言。】

忉利天是在欲界第二層天。

【則所謂穹者。實去地八萬四千由旬。】

在經典上佛給我們講，天也分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。我們在欲界天以下，人道一直到地獄道都屬於欲界。天它有分三界，欲界天第一層四王天，第二層忉利天，第三層夜摩天，第四層兜率

陀天，第五層化樂天，第六層他化自在天，這個欲界六層天，再上去就是四禪天，再上去就是四空天。在欲界天，四王天跟忉利天屬於地居天，這兩層天的天人，他們還是住在地面上；夜摩天以上就屬於空居天，夜摩天以上的天人，他們住在虛空，不住在地面，所以叫空居天。四王天、忉利天它是地居天，根據佛經的記載，四王天是在須彌山的半山腰，忉利天是在須彌山的山頂。須彌山我們看不到的。過去有人讀到佛經講須彌山，以為是喜馬拉雅山。喜馬拉雅山，現在有很多人去攻頂，登上那個最高峰，也沒看到忉利天人。但是你根據佛經這個高度，也不符合，這裡講，忉利天離我們這個地球的高度是有八萬四千由旬。一由旬等於我們古時候四十華里，八萬四千由旬再乘以四十那有多高！我們現在飛機都飛不到那裡，恐怕火箭都射不到。所以經典上講這個須彌山，我們人間看不到，第一個四王天在半山腰我們都看不到，那我們當然看不到忉利天頂，除非我們自己修善，生到那一層天我們就看到了，或者你得禪定，那你可以看到。

這是講它的高度，就是給我們解釋「蒼穹」這兩個字。下面舉出兩則公案，就是文昌帝君他做士大夫，士大夫是古代上層的官吏，有知識、有名望的，士大夫。我們看看這個文：

【清河善政。帝君曰。予既離惡道。受形於趙國。為張禹之子。名勳。長為清河令。寬明自任。人不忍欺。待吏如僚友。視民如家人。吏有失謬者。正定之。弛慢者。勉勵之。鹵莽者。教誨之。詭詐者。詰難之。爭財賄者。以義平之。爭禮法者。以情諭之。為賊者。使償其貲。傷人者。使庭拜其敵。初情可憫者。猶宥之。本心可恕者。猶出之。必詞窮心盡而後付之於法。若夫失出之罰。容惡之謗。予所不辭。為政五年。而雨暘以時。蝗疫不作。小民之禱頌興焉。】

上次我們學習過這一段，今天我們簡單再講一遍。這是文昌帝君他自己講，他離開惡道。因為他的母親是漢高祖劉邦的妾，很得劉邦的寵愛，被呂后害了，把她四肢剝掉了。這個在《史記》上都有記載。文昌帝君那個時候是劉邦這個愛妾的兒子，看到母親那種死的慘狀，他就發願要報仇。因為瞋恨心，就墮到龍道去了，他報仇就把那個城發大水，把他的仇人淹死了。那個仇人幾個而已，但是淹死很多無辜的人民，所以被上帝處罰就墮在受罪的龍，全身長蟲。所以龍的種類也很多，有大福報的像龍王，也有受罪的，像地獄一樣。後來離開惡道了，這個小字講『遇佛之後』，他遇到釋迦牟尼佛，那個時候開始就學佛了，就像關公一樣。關公是智者大師入定，在定中遇到智者大師，智者大師給他開示，後來他發願做漢地佛教寺院的護法。現在我們上供都念「伽藍聖眾」，就是指關公。文昌帝君他是遇到釋迦牟尼佛，遇到佛法，後來他離開惡道了。

『受形於趙國』，趙國就是現在河北省的邢台，做『張禹之子』，張禹是東漢中期的的大臣，『名勳，長為清河令』，這是河北省邢台清河縣，他當縣令，我們現在講縣長。『寬明自任，人不忍欺』，他當縣長，對人寬厚開明，以這個來自任。他不忍心去欺負人，不會以他的官位欺壓人。『待吏如僚友』，對待他的下屬像僚友。吏有大有小，就縣長以下的這些，像現在的局長、處長、科長，那個都屬於吏，就是在他下面辦事的這些，我們現在講大小公務員，視他們如同僚、朋友一樣。『視民如家人』，對人民就好像對待自己家人一樣。那也真正名符其實是父母官，地方上的父母官。

『吏有失謬者，正定之』，「失」就是有過失，「謬」就是有錯誤。他下面辦事的人，不可能每一個人他都辦得非常的正確，有過失的、有錯誤的，他給他校正，再給他審定、給他輔導，不是馬上就去責罰他。『弛慢者，勉勵之』，「弛」就是很鬆懈、很散漫

，我們一般講懶惰懈怠，遇到這樣的下屬他就勉勵，給他鼓勵勸勉。『鹵莽者，教誨之』，他的下屬也有很魯莽的、很粗魯的，遇到這樣，他就去教導、訓誨他，就跟他講道理，就像我們現在講這些聖賢的道理一樣。『詭詐者，詰難之』，也有的下屬，他的心就不老實，心都是欺詐，遇到這樣的下屬就「詰難之」，詰就是責問，問難。他欺騙人或者欺騙上司，他會去責問他，讓他自己知道錯了，讓他不敢再用這種欺騙的手段。『爭財賄者，以義平之』，有爭這些財務的、收賄賂的，跟他講道義，財不是不能取，合乎義就可以，不合理的財物那就不可以取。所以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。小人愛財就不擇手段了，合理、不合理他都要，但是君子一定是以義，合理的來取得財物，不接受不正當的賄賂。

『爭禮法者，以情諭之。』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？有時候下屬有會失禮的，也有人很講究禮法，一個是禮，一個是法。有時候下面的人也會爭，某人不懂禮也不守法，彼此在那裡會爭。「爭禮法者，以情諭之」，就是曉之以情。所以在我們中國講情禮法，在西方國家它只講法，法令，情禮他們就疏忽了，他們只講法律，中國是講情禮法。遇到禮法有爭執的，以情來給他開導。我看以前蔡老師講的《群書治要》、《弟子規》，其實就是這裡講的以情曉諭之。還有北京胡小林老師，他剛開始學《弟子規》，回去跟父母爭理法，父母不懂理、不懂法，不懂佛法，還在殺生吃肉，回去就教訓父母。文昌帝君以前就有這種事情，文昌帝君遇到這樣的下屬就以情曉諭之。你要通情達理，你要勸父母也不是用這種態度、這種口氣，勸有勸的方法。像兄弟爭財，爭一個道理，那就不講情了，情就沒有了。所以這個禮，實在講也是在人情世故當中，就是在情禮當中，那是真正禮的核心。

下面講『為賊者，使償其貲』。做賊的被抓到了，文昌帝君並

不是馬上把他關起來，馬上判刑。小偷被抓到了，叫他償還，你偷人家的錢要還給人家；如果你花光了，你要做工去還人家，你不還就把你關起來。就是讓他有改過的機會，不給他判刑，必須還錢，去向人道歉；如果馬上給他判罪，他那個污點就抹殺不掉了。你看文昌帝君是什麼存心？抓到了就是叫你去賠錢。『傷人者，使庭拜其敵』，打傷人的人，被文昌帝君知道了，就叫他要登門去給人家謝罪，去賠罪，向你打傷的人，要去向他賠罪。『初情可憫者，猶宥之』，這個「宥」就是寬恕，「初情」就是初次犯錯的，他還是可以憐憫的。我們現在學習傳統文化，學習《弟子規》，這些講傳統文化老師講的，也都是講這一點。特別現代人，他沒有接受聖賢的教育，犯錯了，實在講也情有可憫，就是從這個方面去想。特別是初犯，那就要寬恕他。『本心可恕者，猶出之。』有一些人犯了再犯，像我們現在有很多人也都是這樣，明知道錯，但是那個習氣改不掉。他也知道自己不好、自己不對，就是習氣一來，他自己控制不了。他還是有心要改，但是習氣實在是很難一下子改過來，像這樣還是可以寬恕他的，「猶出之」就是不罰他了。

『必詞窮心盡，而後付之於法』，「詞窮心盡」就是講也不聽，怎麼勸也不行，犯了再犯、犯了再犯，沒辦法，只好給他用法律，這個時候再用法律來給他判刑。『若夫失出之罰，容惡之謗，予所不辭。』這個「失出」，他在判這個刑罰，還是有減輕刑罰叫失出，應該判重刑的，給他判輕一點，或者輕罪的給他判無罪，這個叫失出，古代名詞。好像他犯罪，照這個法的規定要判十年，先給他判五年，應該判三年的給他判三天，這樣叫失出，刑還是給他盡量降到最低。

所以『為政五年，而雨暘以時，蝗疫不作』。他施的是仁政，完全是用聖賢教育在教化下屬人民，當然他這個教化，很多人也會

受感化的，也會回頭，也會斷惡修善，它這個地方就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這個「暘」就是太陽在雲層忽隱忽現。該下雨就下雨，該天氣晴就天氣晴。「蝗疫不作」，蝗是蝗蟲，吃農作物的，疫是瘟疫，蝗蟲、瘟疫也就不發生了。『小民之禱，頌興焉』，所以人民慶豐年，慶太平盛世，大家祈禱、歌頌，就興起來了。因為人民能過安樂的日子，大家才有心情去歌頌；如果過得太痛苦了，哭都來不及，哪還能歌頌？下面周安士「按」，就是他對以上這個公案的評論。

【漢世良吏多矣。有如帝君之視民如傷。慈祥惻怛者乎。】

他說漢朝這個時代好官很多，有如同文昌帝君，對人民好像對自己兒女一樣，慈祥寬待，有沒有像他這樣的？實在講也很少，很不容易。

【乃考之史鑑，但見曲詆張禹。而後人之善政無聞。然則史鑑。果可盡信乎哉。】

史鑑上有批評他父親張禹的。但這個史鑑，有些人可能紀錄錯誤，無意的冤枉人，有意的那罪過就更重。所以沒有讀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看《史記》，跟這邊都有落差。實際上自古以來，好人被冤枉的也真不少。我們接著再來看第二則公案，「雪山大仙」。

【帝君曰。予在幽王朝。既以諫諍獲罪。魂無所歸，哭於宮闈三日。王以為妖。命庭氏望聲射之。余乃長辭王國。一意西方。歷岷峨。背井絡。登飛越嶺。遙望西極一山。高廣百餘里。積雪凝寒。非塵境也。】

到這裡是一段，這個公案也是講文昌帝君過去世他的事跡。這是講在周朝，文昌帝君講『予在幽王朝』就是周幽王，在公元前七百九十五年到七百七十一年。周幽王在位十一年，也是當時的暴君，所以西周亡國之君是周幽王。他有很多政策都是很不好的，文昌

帝君當時也在周幽王這個時候當官，是個忠臣，皇帝有錯誤就勸諫，據理以諍來勸諫。勸諫周幽王，他不接受，而且得罪周幽王，周幽王很生氣，就賜藥酒給他喝，等於是給他處死。這個小字講，「時王以帝君諫諍，賜藥酒而歿」，賜藥酒給他喝，喝了就死了。死了之後他『魂無所歸』，靈魂還在宮闈。這個闈是宮廷裡面，他這個忠臣還是念念為他這個國家。『哭於宮闈三日』，靈魂在那個宮廷哭了三天。哭三天，周幽王他也聽到了這個哭聲，周幽王以為這是妖怪，就命令庭氏射殺。『庭氏』是古代周禮設的一個官名，是秋官，秋天的秋，秋官。秋官這個官掌管射殺都城附近的一些鳥獸，他這個官主射殺的，秋是指肅殺。就是命庭氏用箭往哭聲的方向射過去，『望聲射之』。文昌帝君看到周幽王不高興，又命庭氏用箭射，他就離開了，『乃長辭王國』，就離開宮廷了。

他的靈魂『一意西方』，就是一意往西方走。『歷岷峨，背井絡』，「岷」就是四川的北部，「峨」是現在的峨眉山，岷峨是四川北部峨眉山，「井絡」是在岷山之地。他沒有身體的執礙，『登飛越嶺』，靈魂就飄著，沒有身體這個執礙，飛越這些山嶺。『遙望西極一山』，往西方很遠的地方有一座山，『高廣百餘里，積雪凝寒，非塵境也』。這個山應該是現在講的喜馬拉雅山，跟須彌山是不一樣的，這座山叫雪山，雪山是佛陀時代很多修行人都上去的。在《沙彌律儀要略》裡面講，修禪定，持戒清淨，他得定了，他就有神通。所以在佛的時代，這些修行人上雪山不用登山工具的，他們是用神通就飛上去了。不像現在那個麻煩，背包揹了一大堆，而且有生命危險。這個大家去看《沙彌律儀要略增註》，以前我在山東講過。戒律持得清淨的，他心得定，開神通；一犯戒就飛不動了，就要用爬的下來。這個雪山「積雪凝寒，非塵境也」，不是我們世間這些塵境。這個小字講，「山在天竺界，近梵衍那國，玄奘

法師曾到」。這個山在天竺，天竺就是指現在的印度，印度在古時候叫天竺國。那個「界」就是邊界，靠近梵衍那國，唐朝玄奘法師曾經到過這個山，到過梵衍那國。梵衍那國就是現在的阿富汗，阿富汗與都庫什山的一個山中，這也是古代一個王國，玄奘法師去印度取經也曾經到過這個地方，就是現在的阿富汗。

【山神白輝曰。】

這座雪山有山神，掌管這座山的。這個山神的名字叫白輝，『白輝曰』就是跟他講，跟文昌帝君講：

【此名雪山。】

說這座山叫做雪山，因為終年積雪。

【昔多寶如來。修行於此。八年得道。】

山神白輝給文昌帝君講，他說這座山叫雪山，過去有一位多寶如來在這裡修行，修了八年他就得道了。這些山就像現在我們中國喜馬拉雅山，西藏這一帶的，西藏這一帶的這些高原都是終年在積雪的，這些都屬於雪山的範圍。

所以修行人很多，有佛在那邊修行得道，我們看小字：「釋迦如來，曾在此山，六年修道。若多寶如來，則是賢劫以前之古佛。山神何由而知？蓋佛之名號，隨處不同。經言：一名號有無數佛，一佛有無數名號。然則多寶如來，當即指釋迦而言」。周安士居士再給我們註解，釋迦如來也曾經在這個山修行六年，就是每一天吃一麻一麥，就在這個山修的。過去修行，那個時代的人體質好，有功夫，你看在那麼嚴寒的地方他還能夠一麻一麥，我們現代人大概還走不到那裡就往生了，這個是無法相提並論的。那個時候體質好，你看佛都住在外面的，他連個茅蓬也沒有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。

釋迦佛曾經在這個山六年修道。我們如果講多寶如來，應該是

賢劫以前的古佛。以前我們圖書館，過年我們韓館長都要拜《三千佛名經》。過去莊嚴劫，現在我們這個叫賢劫，未來叫星宿劫，就是三個時期，這三個時期都有一千尊佛出世。釋迦牟尼佛是在我們現在這個階段（叫賢劫）第四尊佛，將來第五尊佛是彌勒佛，第一千尊佛我記得是韋馱菩薩成佛。以前年年拜三千佛懺，記得幾尊佛號；實際上是三千零五十三尊佛，一天拜一千佛，三天拜完。這個可能是賢劫之前的，賢劫以前，過去莊嚴劫的佛。就是我們這個賢劫，釋迦牟尼佛是第四尊佛（賢劫有一千尊佛，他是第四尊佛），將來第五尊是彌勒佛，還沒有下來，多寶如來應該是在賢劫之前，就是過去莊嚴劫的千佛之一。這裡給我們講，這是賢劫以前的古佛，山神他怎麼會知道？蓋佛之名號，隨處不同，一尊佛有很多名號，釋迦牟尼佛也叫多寶如來。這樣山神他才知道，不然山神怎麼能夠知道過去賢劫的古佛？因為他還沒成佛。這裡給我們做一個解釋：

【盍留焉。】

這個『盍』就是何不、為何。就是說過去有佛在這裡修行得道，這個地方很好，山神給他建議，你為什麼不留下來？留下來這裡雪山修行很好，叫『盍留焉』。

【予從之。】

文昌帝君說，我就聽從他的建議，聽從山神的建議，就留在雪山。

【未幾。】

『未幾』就是說沒有多久。

【上帝有旨。以予為雪山大仙。】

玉皇上帝就下一道諭旨，就封文昌帝君做這座雪山的大仙，『雪山大仙』這個名號是這麼來的。下面「按」，這個按就是：

【帝君掌桂籍。列仙班。】

文昌帝君掌管科舉考試登第人員的名籍。所以過去很多讀書人赴京趕考，都要去拜文昌帝君，現在台灣還很多，大陸我不知道。台灣我也曾經去看過，龍山寺後面有供文昌帝君，每一年高中考大學，或者初中考高中，家長都會印准考證，印了很多放在文昌帝君那個桌案上，就是求文昌帝君保佑他的兒女考上好學校，因為這屬於文昌帝君在管的。大家有到台灣可以去參觀一下。『掌桂籍，列仙班』，他就是掌管科舉考試的。

【皆上格蒼穹之實。此特其一耳。】

『上』就是上天，感格蒼天的實際事跡，這只是舉出其中一個例子。

【凡經上帝所用者。皆聽命於天者也。天既可以貴之。則亦可以賤之。獨修行出世人。或往生淨佛國土。或暫生色界禪天。則唯自去自來。不由上帝之命。】

這裡再給我們說明，凡是經過上帝所用者，則『皆聽命於天者也』。這個上帝就是佛經講的忉利天主，在我們中國人講玉皇上帝，在外國講上帝，都是指這個忉利天，第二層天。忉利天主他掌管我們人類的四大部洲，所以我們都歸玉皇大帝管，玉皇大帝是我們的領導，大陸講領導，我們就要聽領導的，領導派你做什麼，要聽領導的，就是這裡講，「皆聽命於天者也」，玉皇上帝是我們人間的領導。『天既可以貴之，則亦可以賤之』，上天可以讓你得到富貴，也可以讓你貧賤。給你貶了，你就什麼都沒有了；給你提拔起來，你就得到富貴。這裡講，我們在欲界裡面，都受到欲界忉利天主的管轄，天可以貴之，亦可以賤之。

『獨修行出世人，或往生淨佛國土，或暫生色界禪天，則唯自去自來，不由上帝之命。』「獨」就是唯獨，什麼樣的人他才不聽

命於天？就是「修行出世人」。什麼叫出世？就是你最少證阿羅漢，出塵羅漢，出離六道生死輪迴，這個叫出世人，出離世間了。所以修行人，他第一個發心要發出離心，要發出離六道生死輪迴這個心。想要解決生死，要出離生死，他去修行他才能出世，出世就是出離六道輪迴，出離三界。出三界當然不受天所管，不但忉利天管不到，欲界第六層天也管不到，色界天、無色界天這些天人都管不到出世的阿羅漢，超越了。這講修行出世的人。「或往生淨佛國土。」我們修行沒有能力斷見思惑，我們就出不了，但是我們遇到淨土法門，信願念佛，帶業往生，橫超三界，往生到淨佛國土，天也管不到了。「或暫生色界禪天。」如果你生到色界天，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你生到色界天，你超越欲界了，欲界天當然管不到色界。以上舉出的，出世修行人，或往生淨佛國土，或暫生色界禪天，「則唯自去自來，不由上帝之命」，自己要來就來、要去就去。你得禪定了，你要走就走，玉皇上帝管不了，你往生西方他也管不了，你修行出世他也管不了。這一段主要告訴我們文昌帝君還在六道，在神道裡面，但是他是聰明正直稱為神，在神道，沒有離開六道，所以要受命於上帝，上帝安排他什麼職務，他就要依教奉行。就告訴我們，周安士居士給我們做個說明，就是他還在六道，還沒有出離六道。

我們接著再看下面這一句，在四十四頁第四行：

【人能如我存心。】

這是《陰騭文》本文，下面是發明：

【先要看明存心二字。然後講到人能如我。又須先識心是何物。然後再講存與不存。如教人取寶。務要先知寶所。】

這裡是一段，這一段就是周安士居士給我們發明《陰騭文》，『人能如我存心』這一句當中「存心」這兩個字，就是存心存什麼

心？文昌帝君講，如果每個人能夠像我這樣的存心，就是這個意思。周居士給我們發明，我們要先看清楚存心這兩個字，然後再講到人能如我。先要知道什麼叫存心，要先看明白這兩個字，然後再講到人能如我；也就是告訴我們，教我們要先認識什麼是心，什麼是我們的心，就是給我們提醒。所以下面講，『又須先識心是何物』，要先認識我們的心是什麼東西，『然後再講存與不存』。我們必須先認識我們的心是什麼東西，什麼是我們的心。你沒有認識清楚，糊裡糊塗的，我們大家都會講心，心是什麼？心在哪裡？什麼是我們的心？人家一問，我們就三不知。你認識之後，再講存與不存。『如教人取寶，務要先知寶所』，你教人家去取得寶物，你要知道它藏在哪裡，你才能找得到寶。如果要去找寶，不知道那個寶藏在什麼地方，那你怎麼能找得到？所以首先要知道、認識寶所在哪裡。什麼是寶所？這個就比喻我們，要先認識我們的心，去找我們的心，找到了那才講存不存；連找都找不到，存什麼？實在講，我們現在講心，概念上也都很模糊的，雖然大家都在講心。這個心，西洋人講心理學。但是真正認識心的人，實在講不多，如果沒有學佛，真的，我們不認識自己的心。下面是舉出儒家對心的一個看法。

【人心道心之辨。吾儒千古以來。聖聖相傳之真命脈也。】

這三句，第一句講『人心道心之辨』，講人心、講道心，這是指儒家『千古以來，聖聖相傳之真命脈也』。這個「辨」就是辨別，辨別什麼是人心，什麼是道心。『吾儒』就是我們儒家，「千古以來，聖聖相傳之真命脈」，真命脈就是心法。在佛門講以心傳心，儒家也是傳心法，實在講道家也是傳心法，儒、道它真正的命脈也就是在傳這個心法。周安士居士舉出來，也是針對宋朝之後這些大儒，有一些說法是不正確的，說：

【道之大原出於天。不過依稀彷彿語。並非孔顏道脈之宗。】

儒家講道，道很大。實在講，我們無法理解的叫道，在大乘經典講叫不可思議，不可思、不可議。實在講，我們中國的話，不知道就是不可思議，你不知道什麼叫道，叫不知道；如果你知道了，那你就是聖賢，你得到心法。那我們現在人，人家問我們什麼，我不知道，其實不知道就是佛法講的不可思議。真的我們不知道，不知道什麼叫道，聽說而已。他這裡就跟他講，『道之大原出於天』，道很大很大，就像天一樣那麼大。但是這個講法，周安士居士給我們講，『不過依稀彷彿語』，就是很含糊籠統的。你說道像天那麼大，我們聽起來還是糊裡糊塗，還是不知道，「依稀彷彿」。但是這個說法，「道之大原出於天」，這不過是依稀彷彿的一個話，『並非孔顏道脈之宗』，並不是孔子、顏子，他傳道那個道脈的宗旨，其實不是這樣的。

【而世儒有意謗佛。憑空造出釋氏本心。吾儒本天之說。戕賊自己心學淵源，獨讓鎮家之寶於釋氏。大可扼腕。乃無識小子。竟有從而和之者矣。安得有大聖賢。起而正其謬哉。】

這就講到世儒，世間有些學儒的，從宋朝程朱之後，實際上程子跟朱子都學佛，所以他們有一些心法的發明都根據佛經來的，但是他們又不承認佛法，自己去講一套，就是這裡講的『世儒有意謗佛』，他是要排斥佛法、毀謗佛法的。這個叫做門戶之見，我學儒的，就是要去毀謗佛法。他就憑空自己製造出『釋氏本心』，他說你們「釋氏」，學佛的人，你們是求本心，『吾儒本天』，我們學儒的是求本天，跟你們不一樣。這個說法，周安士居士就很感嘆，『戕賊自己心學淵源』。他說儒家、道家跟佛是一樣的，都是傳心法的，怎麼變成佛是本心，儒就變成本天？講那個天又講不清楚，道之大出於天，那這個誰聽得懂？看到上面的天空就是道嗎？周居

士就提出這個批評，這種講法實在是「戕賊」，戕就是戕害，賊害自己儒家心學的淵源，把自己心學淵源障礙了。『獨讓鎮家之寶於釋氏』，本來我們儒道也是講心的，都一樣的，現在變成你自己為了要去毀謗佛法，然後就說我們不是講本心，我們是講本天，把這個心法就拱手讓給佛家。你原來要維護儒家，反而是害到儒家了，把你這個心學的淵源堵塞了。但是有一些無知，就是不知道的人還跟他相附和，被誤導了，這就非常可惜，就是『大可扼腕』，很可惜，很多無知的，沒有知識的人『從而和之』。這樣『安得有大聖賢』，這樣儒家怎麼會出大聖大賢？你把主要修學的心法把它扼殺掉了，怎麼會出大聖大賢？以後怎麼會有大聖大賢來糾正他這個錯誤？那你不是是一直誤導以後的人嗎？就是這個意思。我們再看下面這一段：

【聖賢學問。不過要人求放心。但心既放矣。誰復求之。一放一求。似有兩心。若無兩心。何云求放。此處當研之又研。不可草草。】

這一段給我們講聖賢學問。什麼是學問？我們懂得很多、知道很多，那個叫學問嗎？那個叫學識、那個是知識。昨天到昆士蘭大學跟校長開會，他說我們這邊傳授知識。知識跟儒家講這個學問不同，聖賢這個學問講的是心法，不是知識。這個心法比較講具體一點，就是講孔老夫子教學的四個，道德仁藝。第一是講道，道我們不知，我們不知道，所以才講德，德我們還是很難懂，所以講仁，就比較好懂。仁就兩個人，想到自己要想到別人，不是只有你一個人，還有別人，不能只想自己，自私自利，仁。一般有講道德仁藝，道德仁藝那個藝不是道義那個義，是藝術的藝，藝術就是各行各業，百科，連造原子彈都是在那個藝裡面。《弟子規》講，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」，那個文是文藝，文學、科學、哲學。這個印度

講五明，醫學各方各面的，科技、知識，統統在藝術那個藝來代表。現在人學的就學那個藝，上面那個道德仁他統統不知道。所以我們去大學跟他們溝通，他學的那個藝我們知道了，但是我們要讓他們明白的就是說，上面那三個你們沒有，你們學校哪一個科都沒有。而且每一科都需要的，它是屬於共同科目，道德仁是共同科目，那個藝是自己可以選修，我學物理、我學心理，我學醫學的、我學美術的、學科學的、學哲學的，那個統統在藝這個字裡面，或者學文學的。

聖賢學問，什麼是學問？孟子給我們講，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」，所以這個放心是出自於四書的《孟子》。我們常常講放心，就是放不下。他這個放心，意思是你放在外面的心收回來。所以現在收手機就是放心。但是現在很難，特別西方國家，你這樣侵犯人權，怎麼可以把人家手機收起來？侵犯人權，我們要保護人權。但他不懂這個，西洋人不懂這個，他只懂道德仁藝後面那個藝，他們學的是那個，其實現在中國人也是學那個。昆大有個孔子學院，他們校長一直要跟我合作，問我要怎麼做，我說先來辦個「孔子聖跡圖」展覽，慢慢來。這個要教到他們懂要很長時間的，因為他們的文化底蘊不同，你要從各方面讓他導入這個心學，他才慢慢再明白。現在西洋人很想知道，學不到，都會千里迢迢跑到中國去學，但是沒老師，因為中國現在的人他也不懂，他也不知道，那你跟他去學，學到最後都不知道。

所以『不過要人求放心』，這個就是聖賢學問，做學問就是從這裡做起，就是把你放在外面五欲六塵的心收回來，不要去攀緣，佛法叫不要攀緣，把放在外面的心收回來叫放心。以前我當兵放了七天假，然後回到部隊，班長說你們七天，心都跑掉了，來，我們來個收心操，收心操就是要把心收回來。所以孟子講，就是把放在

外面這個攀緣的心收回來，不要一直往外攀緣。『但心既放矣，誰復求之？』它這裡給我們說明的就是求跟放這兩方面，心既然放在外面，放出去了，誰來求這個放心？你這個心不都放在外面了，那用哪一個心來求？所以下面講，『一放一求，似有兩心』，一個放在外面，一個要去求，把它求回來，那不是兩個心了嗎？就這個意思。「一放一求」，你現在要把放在外面的心收回來，去求這個放心收回來，那你求是一個心，放是一個心，不是兩心了嗎？『若無兩心，何云求放？』如果沒有兩個心，你放跟求都談不上。『此處當研之又研，不可草草。』這裡講這幾句就是禪機，這個不能解釋的，你去參，參透了你就開悟了。愈講心就愈多，講到最後不曉得是哪一個，愈講愈糊塗了。所以它這裡就「研之又研，不可草草」，這個話就是禪宗講的機鋒話。蓮池大師在《竹窗隨筆》也是這樣，研究之，再研究之、再研究之。所以這個地方「不可草草」，不可草草率率就看過去了，就放心嘛！什麼叫放心？你也沒有深入的去認識什麼叫求放心。這個大家參透了就有獎，參透了你就明心見性了。我們再看下面這一段：

【吾儒論心。到虛靈不昧。具眾理。應萬事之說。精醇極矣。但此意本出之《華嚴》《楞嚴》諸解。孔孟以後。周程以前。儒家從無此語。朱子發之。不可謂非有功於儒矣。】

我們這一節時間到了，我們先講到這裡，這一段下一節課再繼續來學習，我們下課，阿彌陀佛。